

HuZhanfen

酒香驱惰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群里忽然大反“暮气”。这个很有必要。反躬自省，觉得自己暮气不深而惰气已深。两者的区别大抵是前者乃全面性的萎缩，后者只是局部的失速。

计划阅读的书籍已经积尘。计划中的事也拖宕不决。整日里就知道捧着个手机，看得天昏地暗，直至两眼看到巩膜出血。

有人说，欲破惰气，必行重招，盖因惰气如果生成就很难去除，当年重耳那么励志的人一旦惰气生成竟然连复国的大事都不顾了，要不是属下把他灌醉，强行拖离温柔之乡，则后来的“春秋五霸”里哪里还有他呢。

可见我等庸常之辈，一俟惰气上身就更容易废了，于是急急励志。听说练字很振奋精神的，便想附庸一下，借势戒掉“手机控”。

现在写字最流行用墨汁，省事，但时间稍久就觉得没趣，磨墨本属兴味之举，但如今倒来就蘸，蘸来就写，如同男女之爱，没有前戏直奔主题，殊无情趣。

检视篋笥，略有几支老墨，我本非正经练字的，从此喜欢没事泡墨，持一块老墨，慢慢地研，想想久远的事，总比整天捧着手机好。

小学时我们就有书写课，老师教我们，研墨时墨身要垂直，要重按轻转，先慢后快，不可急性。研快了墨汁粗，而且浓淡不匀。研磨要清水，砚池的隔夜墨汁容易腐败要倒掉洗清。

这些都是规矩话，但老听规矩话，没劲。我后来认识了书法家洪丕谟，说来就有劲了，说是过去有一种说法叫“磨墨如病”，拿着墨，砚台上磨蹭，好像痲病的样子，其实没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快了墨汁无光。必须“病恹恹”，附带修炼心性，古人磨墨常叫闺秀少女来磨，所谓“红袖添香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忽然想，都说“诗家视事，不可太泥”，我等本非书家，研墨纯属娱乐，大雅不能以汉书下酒，大俗则砚台里注点白酒总可以吧？

便用喝剩的安徽的“口子酒”试了一下，立刻奇香扑鼻，但细细嗅辨，好像有点糙。墨香里略有“钩子”或曰“火气”。

翌日把砚台洗了，换了一小勺四川的“水井坊”，同样是以前喝剩的，没想一股浓郁之香立刻四溢斗室，砚台里那坨墨忽然发墨迅速，并且越磨越稠，越磨越香。须知，老墨本身是掺有香料的，所谓佳墨有“八宝五胆”，其中必有麝香、

冰片、梅片、桂皮、丁香……被上好之酒一激，兰麝氤氲如入王母娘娘的瑶池仙境，用来写字，乌漆锃亮，幽香沁脾。我很珍惜它，盖上砚盖，一天好几次地嗅闻，每每觉得神清气爽，那种混合的香味其实很难形容，以致久久沉浸，早就把手机擦一边了。

忽然又想，土烧研墨如何？

湖南某县地瓜酒？心念一动，立刻动手，孰料劣酒就是劣酒，滴了几滴，磨了几下，室内马上充斥着呛鼻的辣味，空中还飘起了“刺毛虫”，又如同陈年夜壶泼上了大量的花露水，香臭夹杂——天哪，别把砚台给毁了！

赶紧洗了。好在屋里喝残的白酒本来就多，酱香的，清香的，兼香的，芝麻香的，轮流上，只要是好酒，每一种香型与墨锭结合后都能产生微妙的变化，还别说，众香国里，茅台酒最具“王者之香”，醇厚而温润，施施然贵人语迟，最具君子风度。

我本非专业书写者，也许连票友也算不上，但借着笔墨翰香，品着，写着，其乐无穷，完全戒掉了手机控。

惰气是可以逼走的。道在酒中。道在墨中。在须弥子中。☞

佳墨有
“八宝五胆”，
被上好之酒一
激……